

“文学进军” 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2024年的第一场雪

闫立新

一夜之间,2024年的第一场雪悄然落下,这些若柳絮轻盈,似梨花初开的雪,莹润剔透,柔柔嫩嫩的感觉,让冷涩的腊月多了一份素洁的清气,也让人有了若能拾一瓣雪花,配于梅花开的趣味。

很喜欢雪花飘落的时候,纤弱冷然,像丝绸滑落的清音,声音里包裹着曼妙翩翩的姿容,引人遐想,难怪宋词里将落雪称为“舞雪”,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据记载,雪花也有二十四种别称,我在唐宋诗词里,就看到称雪花:六花、六出、寒英、琼花、素尘等等,我想每一种称呼,都是古人对雪花的直觉、观感和心灵迎合的完美诠释。

从宋朝飘来的雪花,袅娜而氤氲,冰清而婉约,宋朝词人张孝祥笔下的雪花就是这样:“雪月最相宜,梅雪都清绝。”可是,再读唐朝李白《北风行》: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这里的雪花,是一种雄浑的壮阔,一种恣意的狂放,更是一种大唐的豪迈气魄。

雪花飘落到明代,就多了一份精巧雅致,室内红泥小炉煮茶,窗外三两株梅花,一片郁葱的竹林,板桥深处,三分雪韵,一分寂。明代高濂将这一雪后雅致的倩景写入《四时幽赏录》里:“飞雪有声,唯在竹间最雅。山窗寒夜,时听雪洒竹林。”

此刻,我看到皑皑白雪落在八公山峦,起伏着,连绵着,柔软着,仿佛进入一个长长的童话梦境,这雪,让八公山像极了一幅淡到极致的水墨画。你看,被雪修饰过的山峦,曲线如波,如人过中年,隐去浓艳色调,显得温和而平滑,洁净中,无形地增添了几分悠远。

雪落后的原野也是静态的,树木安宁,水流无声,远处的一片小树林里,雪厚如棉,想必那里冬眠的小动物们,也没有被这场雪惊扰,林间寂静无声,一切清宁和简约。近处的雪地上,几只跳跃翻飞的麻雀,像缀在白色羽绒服上的几颗黑纽扣。

此刻,我看到雪后的淮河,蜿蜒开阔,清澈的波纹把往来的船只拥入怀里,那船上覆盖着一层静谧的雪,在阳光的抚摸下,显现出水远舟孤的意境。

而淮河两岸田园,麦苗顶雪不觉寒,化雪成水又可以滋养一季庄稼。我看到一座村庄里,那雪空灵而拥挤,一棵棵石榴树,伸出枝干,托着粉雪,婉约清丽中随风轻盈。村口,两排柿子树夹着一条平整的积雪小道,一位老人缓慢前行,宛若宋词里意境清远的再现。

我希望雪落山野,而不是城市,每一场雪后,都能让城市一片清朗,但在拥堵和喧嚣中,这些雪很快又会香消玉殒,被铲除,被堆砌,被遗忘在一角一隅里。

如果,我有一处城郊小院该有多好,搭一架丝瓜,种几棵梅树,等一场雪绰约而来。小屋里,几把椅子,一方书桌和一壁诗词书籍,再升起一炉温暖的火,升腾着家的温情暖意。此时,窗是闭合的,窗棂上贴有簇新的剪纸,图案精致,寓意岁月静好;门是敞开的,可欣赏院中纷飞的雪花,落在梅枝上,落在屋檐上,也落在我寂静欢喜的心间。



雪夜独饮

俞泽浩

夜间的一场雪,在院子的角角落落里堆积着,窗台上的那棵古柏树桩也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。仰望天空苍茫的帷幕,寒夜是那般得清冷、孤寂。

大寒节气前夜,没有奢侈的暖炉,没有吆五喝六的朋友,就一个人独饮。手脚觉有寒意,手中的茶盏氤氲着蒙蒙的热气,茶叶在水中上下轻舞,翻转沉浮着,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和温暖。袅袅的茶香添一室的温润,消解了些许清冷、些许落寞。

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,即使有时候也惧怕孤独,但是依然不会排斥孤独。理查德·耶茨在《十一种孤独》里,有一段描写孤独的话:“孤独是生命里必有的黑暗,它无法穿越,也不可战胜。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,我们会觉得,其实人不需要那么多东西:名声、金钱、奢侈品、朋友或者爱情、婚姻。至少,可以随遇而安,因为我们用这些东西对抗孤独,却没法获胜。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与它平静地共处。”其实,孤独,是一种心境,是一种隐含的美。安静的人,都有一颗能享受孤独的灵魂,当一颗心真的宁静下来,才能接受孤独,灵魂才能致远!唯有如此,方可真正解读人间烟火的真谛。

闲下来的时候,你会发现时光走得很慢,很悠然。给你更多读书、赋诗、饮茶的功夫。我深信,人活着,就是要学会用一颗虔诚的心,来珍惜自然的迤邐和幽远。时光不老,美丽长存。我愿意携着孤寂宁静的心,等待所有美好的到来。心若恬淡从容,那么每一道风景,都是我们最值得的等待。我不由地想起了白居易的那首《问刘十九》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好茶犹如好酒,独饮更宜醉人。

喜欢喝茶由来已久,记得小时候,家里有一个盛饼干的铁盒子用来盛放茶叶,有一套蓝边白瓷的茶具用来喝茶,还有两个竹壳的热水瓶盛装开水。无论是春夏秋冬,想喝茶时,随时冲泡,渐渐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。

品茶就是品人生,人生这杯茶,会品的人能够在苦涩中品尝出甜味。当茶叶遇到热水的冲泡,在杯中沉浮,就如人生的起起落落。人生如一盏茶,苦如茶,香亦如茶。

我知道,好茶要用好水煮,要用好的茶具来盛,还要有颗淡定从容的心来品。但我今晚只能是独饮清茶,在这大地铺满白雪的夜晚,暖融融的茶香,也算是一种别样的意境。

雪的情结

孙成聚

上周五的晚上,下了一场雪。第二天,正是大寒节气。一大早,我兴致勃勃地来到龙湖公园,拍下了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。站在寒风中,望着眼前的瑞雪美景,心境是那般安然闲适。

记得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那时候的冬天,雪总是一场接着一场下,有时,前一场还未开始融化,后一场雪又纷纷扬扬而来。上小学时我写有关雪的作文,其中有这样一段“清晨,我透过玻璃窗户,映入眼帘的是白茫茫一片,我惊奇地喊:下白糖了!”现在依然记忆犹新,透过这句话可以看出,那时的我,都把雪比喻为糖,是多么憧憬甜蜜的日子,多么想过美好的生活。

童年的雪下得从容。天一阴,不经意间就有雪花不期而至。有时飘洒在白天,有时是在黑夜时,忽然下起一阵雪粒,接着就是漫天雪花,纷纷飞舞。有时还会“闭着眼下”,睡觉时一切如常,第二天一觉醒来,见窗外一片光亮,就知道外面早已是万物银装了。这个时候,三五成群的小伙伴们,在一起玩耍,堆的雪人,好几天都不融化;打起雪仗来,就是有劲,浑身是雪,跑得衣服全都汗透,那个快活劲儿简直无法形容。工作后,我爱上摄影,常到龙湖公园或是大通湿地生态园等周边拍摄雪景。有时想,我爱下雪就像山里人对大海的向往一样,对雪总有抵挡不住的渴望。每当面对漫天大雪的情景,就很是兴奋。

一次,到县域农村搞“乡村振兴”工作调研,当了解完情况走出农户蔬菜大棚时,不期而遇的雪花,静悄悄地落下,打在我的脸上。我站在那儿,久久回不过神,直到伸出双手去感受雪花融化在掌中的丝丝冰凉时,才发觉是那般真切。方明白我心中的那份关于雪的情结,就像人们之于春天的期待一样。“老孙,走了……”,听到同伴的呼唤,我才缓过神来。就这一会儿,落在地上的雪,一开始悄无声息地融化,默默滋润着干渴的土地。瑞雪兆丰年!我想农民兄弟更期盼下雪。

这场瑞雪,又一次让我感到热血沸腾,真想重回年少时,滚上一身雪花,享受生活带来的美好!